



新編
南遊集

新編
南遊集

新編
南遊集

郁賢皓選注

李
白
選
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古典文學名家選集

李白選集

郁賢皓 選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插頁 2 印張 21.125 字數 401,000

1990 年 10 月第 1 版 199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-40,000

ISBN 7-5325-0175-2

I·68 定價：7.00 元

前言

(一)

在古老詩國的上穹，有一顆永遠閃耀着萬丈光燄的巨星，這就是唐代大詩人李白。

李白（七〇一——七六二），字太白，號青蓮居士。他是中國封建社會頂峯時期出類拔萃的偉大天才。可是關於他的種族、籍貫、家世、出生地等問題，至今還是一個謎。

李白自稱「家本隴西人，先為漢邊將」（《贈張相鎬二首》其二），是西漢飛將軍李廣的後裔。在《上安州裴長史書》中說，他的祖先曾「遭沮渠蒙遜難，奔流咸秦，因官寓家」，據《晉書·涼武昭王李玄盛傳》記載，涼武昭王李暠字玄盛，乃李廣十六世孫，東晉安帝隆安四年（四〇〇），李暠在敦煌一帶被部眾推戴為涼公。死後由其子李歆繼位，被沮渠蒙遜打敗而死，諸弟奔逃。李白所說當即指此事。李陽冰《草堂集序》、范傳正《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》也都說李白是涼武昭王李暠九代孫。據此可說李白與唐皇室同宗，唐朝皇帝也自稱是李暠後代。可是《新唐書·宗室世系表》裏却没有李白這一支家族的名字，他在詩文中稱李唐王室的人為從祖、從叔、從弟、從姪，也往往不符合他作為李暠九世孫的輩份。李

陽冰還說李白先世曾「謫居條支」，范傳正則說隋末「被竄於碎葉」，他們都說在條支或碎葉時曾隱姓埋名，中宗神龍初（七〇五）纔逃歸蜀中，李白出生時纔恢復李姓。這些說法也存在不少矛盾。據李陽冰《集序》，李白卒於寶應元年（七六二），按李華《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》稱李白卒時年六十二，李白在至德二載（七五七）寫的《為宋中丞自薦表》也說當時年五十七，證知李白生於武后長安元年（七〇一），至神龍初（七〇五）歸蜀中時已五歲，說明李白並不是生在蜀中。本世紀三十年代，陳寅恪先生發表《李白氏族之疑問》（《清華學報》第十卷第一期，一九三五年一月），認為李白先世「本為西域胡人」，「隴西李氏」說乃「詭託之辭」。近年日本學者松浦友久亦贊同此說（《李白出生地和家世——以異族說的再研究為中心》，日本早稻田大學《中國文學研究》第四期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）。此外，最近張書城又發表《李白先世之謎》（《唐代文學》第八輯，一九八六年十二月），提出李白不是涼武昭王李暠後裔，而是李陵——北周李賢——楊隋李穆一系的後代。看來，李白的家世目前還不能取得一致看法。

關於李白的出生地，目前也有蜀中說、中亞碎葉說、條支說、焉耆碎葉說等多種說法，但多數人學認為李白出生地應在中亞碎葉（今蘇聯吉爾吉斯共和國托克馬克附近），當時屬於唐朝安西都護府管轄。李白五歲時纔從碎葉遷居蜀中，住在綿州昌隆縣（後避玄宗諱，改名昌明縣，五代時又因避諱改名彰明縣，即今四川省江油縣）。

李白父親的真正名字和生平事蹟均不詳。因從外地到蜀中，時人以「客」呼之。范傳正說他「高卧雲林，不求祿仕」，可是他能讓李白長期漫遊，輕財好施，因此不少研究者認為他可能是個大商人。李白

家庭的其他成員，現存資料極少。李白晚年在潯陽獄中寫的《萬憤詞投魏郎中》詩中提到有一個弟弟：「兄九江兮弟三峽」。據《彭明逸事》記載，還有一個妹妹名月圓，嫁在本縣。其它情況，均無考。

(二)

李白的思想和生活道路，大致可分五個階段。

從五歲到二十四歲（七〇五——七二四），是在蜀中讀書和任俠時期。他少年時期讀書的範圍很廣：「五歲誦六甲，十歲觀百家。軒轅以來，頗得聞矣。常橫經籍書，制作不倦」（《上安州裴長史書》）。從書本中接受了各種思想的影響。並很早就開始從事詩賦創作：「十五觀奇書，作賦凌相如。」（《贈張相鎬二首》其二）開元九年（七二一），他在路中拜謁益州（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）長史蘇頌時，蘇頌贊賞他的作品「天才英麗」，「若廣之以學，可以相如比肩」（《上安州裴長史書》）。說明那時詩賦已寫得不錯。據《彭明逸事》（《唐詩紀事》卷十八引）記載，在拜見蘇頌前，李白曾跟「任俠有氣、善為縱橫學」的趙蕤學習歲餘。趙蕤著有《長短經》（一名《長短要術》）十卷，論述王霸之道，統治之術。後來李白一生喜談王霸之道，以管葛自許，當是受趙蕤影響的結果。李白年輕時愛仗劍任俠，他自己說：「十五好劍術，徧干諸侯」（《上韓荊州書》），「結髮未識事，所交盡豪雄。……託身白刃裏，殺人紅塵中」（《贈從兄襄陽少府皓》）。魏顥《李翰林集序》說他「少任俠，手刃數人」，劉全白《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》說他「少任俠，不事產業」；范傳正《李公新墓碑》說：「少以俠自任，而門多長者車。」當是真實情況。此外，由於時代風尚

的影響，在蜀中時李白已與道士交往，有「訪戴天山道士不遇」詩可證。二十歲後遊峨眉山，結識道友元林宗，求仙學道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，「登峨眉山」詩中已向「儻逢騎羊子，攜手凌白日」了。

從二十四歲到四十二歲（七二四——七四二），是追求功業時期。開元十二年（七二四），他認為「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，乃仗劍去國，辭親遠遊，南窮蒼梧，東涉溟海」，後來到安陸（在今湖北省），被故相許圜師家招親，妻以孫女（《上安州裴長史書》）。從此「酒隱安陸，蹉跎十年」（《秋於敬亭送從姪嵩遊廬山序》）。出蜀初期，雖還有任俠舉動，如丐貸營葬友人吳指南的「存交重義」；在揚州接濟落魄公子，不到一年「散金三十萬」等事。但通過「黃金散盡交不成」（《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》）的教訓後，基本上結束了任俠生活。他在《淮南卧病書懷贈趙徵君蕤》詩中第一次提到「功業莫從就，歲光屢奔迫」。他所謂的功業，在安陸寫的《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》中曾申述說：「申管晏之談，謀帝王之術，奮其智能，願為輔弼。使寰區大定，海縣清一，事君之道成，榮親之義畢，然後與陶朱、留侯、浮五湖、戲滄海，不足為難矣。」就是要以范蠡、張良為榜樣，輔佐君王，建功立業，然後功成身退。這實際上是儒家積極用世、兼濟天下的思想與道家「知足」、「知止」思想的結合，並明顯帶有縱橫家的色彩。從此他就為實現這理想目標而奮鬥了一生。李白要實現輔佐君王的理想，在當時有兩條路可走。一是大部分士子走的通過科舉考試，慢慢地從小官升遷，做到公卿宰相；但李白「不求小官，以當世之務自負」（劉全白《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》），於是選擇了另一條道路——隱逸以待明主徵召，以布衣一舉而為卿相。這條路在唐前期是容易行得通的。唐代皇帝經常下令各地長官推舉隱逸之士，參與政治。武后時的盧藏用，屢試不第，

後來隱居終南山，得到武后召見，出山做官，一直做到尚書左丞。當時著名道士司馬承禎就說這是「仕宦之捷徑」（《新唐書·盧藏用傳》）。但李白在安陸並未能建立聲譽，反無辜遭到毀謗，大約在開元十九年（七三一），他懷着追求功業的目的，初入長安，隱居終南山，結識了當時任衛尉卿的玄宗寵婿張垆等人，請求張垆援引，可是張垆沒有幫助他。接着西遊邠州（今陝西彬縣）、坊州（今陝西黃陵）尋覓知己，可是位卑職小的朋友們更無辦法幫助他找到「一佐明主」的機會。李白終於悲憤地高唱「大道如青天，我獨不得出」（《行路難·其二》），頹喪而歸，應道友元丹丘的邀請，一度隱居嵩山。但聽到善於獎掖後進的韓朝宗出任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襄州刺史（治所在今湖北襄陽），他又立即上書，並前往拜謁，希望得到他的薦舉，可是韓朝宗並不賞識他。他只能借酒澆愁，及時行樂，與好友元演遊洛陽、太原，又到隨州去見道士胡紫陽，後來又與孔巢父等隱於山東徂徠山。其間他有過遊仙思想，可是始終未能忘情功業，時常發出「功業若夢裏，撫琴發長嗟」（《早秋贈裴十七仲堪》）的感歎，這一時期他寫了許多樂府詩，深信終有一天能施展自己的抱負。

從四十二歲到四十四歲（七四二——七四四），是供奉翰林時期。天寶元年（七四二），由於好友元丹丘通過玉真公主的推薦，唐玄宗下詔徵召李白進京。李白認為實現理想的機會來了，興高彩烈地奔赴長安。玄宗一開始確實給李白以殊遇：「降輦步迎，如見綺皓。以七寶牀賜食，御手調羹以飯之。……置於金鑾殿，出入翰林中。問以國政，潛草詔誥，人無知者。」（李陽冰《草堂集序》）李白覺得跟隨在君王左右，起草詔書，侍從遊宴，是很光榮的事，他決心「盡節報明主」，酬答「君王垂拂拭」的知遇之恩（駕去溫泉

宮後贈楊山人」，並切盼升遷。據魏顥《李翰林集序》記載，玄宗本「許中書舍人」予李白的，可是以張垆「讒逐」，其事未成。「讒惑英主心，恩疏佞人計」，《答高山人》。李白對此當然很氣憤。於是，「公乃浪跡縱酒，以自昏穢。詠歌之際，屢稱東山。……天子知其不可留，乃賜金歸之」《李陽冰草堂集序》。天寶三載（七四四）暮春，李白終於離開了朝廷。這不到兩年的翰林供奉生活，使李白對唐王朝的腐敗政治有了深刻的認識，而追求功業的思想却逐漸被消極頹放的思想所代替。

從四十四歲到五十五歲（七四四——七五五），是詩人的漫遊時期，也是其思想極為複雜的時期。離開長安後，李白一度思想消沉，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，加入道士行列。他說：「我不棄世，世人自棄我」《贈蔡山人》。以此表示對現實的反抗。在漫遊梁宋（今河南開封、商丘）、齊魯（今山東濟南、兗州）時期，與另一位大詩人杜甫結下了深厚情誼，一生信奉儒教的杜甫，唯在此時因敬仰李白，受到李白思想的影響，也與李白一起求仙訪道。其實李白也明知神仙世界是「煙濤微茫信難求」《夢遊天姥吟留別》的，這些活動只不過是李白的一種精神寄託，用以表示對不合理現實的一種反抗而已。當他在江南獲悉李林甫在朝中製造冤獄，好友李邕、李適之等橫遭慘死，崔成甫受累被貶時，便立即從棄世思想中驚醒過來，深深為國事憂慮。特別是朝廷內外盛傳安祿山在北方招兵買馬、陰謀叛亂時，他更不顧安危，深入虎穴探看虛實。當他目睹安祿山那「呼吸走百川，燕然可摧傾」的囂張氣餒後，預感到唐王朝即將出現災難，譴責「君王棄北海，掃地借長鯨」，甚至奔到黃金臺上哭昭王。回到江南後，他一直注視着事態的發展。當時楊國忠兩次發動對南詔的戰爭遭到全軍覆沒，使國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損失，詩人為

唐王朝的危機憂慮不安，只恨報國無門。

從五十五歲到六十二歲（七五五——七六一），是報國蒙冤時期。天寶十四載（七五五）冬，安祿山叛亂時，李白正在梁園，匆匆攜宗夫人逃難，由梁園經洛陽到函谷關，西上蓮花山。接着又南下宣城，經溧陽到杭州，後來在廬山屏風疊隱居。當時兩京陷落，玄宗逃往蜀中，永王李璘受命為江陵大都督，經略南方軍事。當永王水師東下到達潯陽（今江西九江）時，三次徵召李白。李白在國家危難時刻，認為「苟無濟代心，獨善亦何益」（《贈韋祕書子春》），抱着「誓欲清幽燕」（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）的平叛志願，參加了永王幕府。他天真地認為這是「安社稷」、「濟蒼生」，報效祖國的好機會。正當他自比謝安，高唱「但用東山謝安石，為君談笑靜胡沙」（《永王東巡歌》）的時候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了。此時肅宗李亨已在靈武（在今寧夏自治區）即位，尊玄宗為太上皇，並下令李璘回蜀中。李璘剛愎自用，不從命，肅宗即派兵討伐。李白尚未弄清事情真相，永王部下已成鳥獸散。李璘被殺，李白也被繫潯陽獄中。經御史中丞宋若思等營救，纔得以出獄，但不久又被判流放夜郎。欲報效祖國反而獲罪，李白對此痛心疾首。幸而在乾元二年（七五九）因天旱而朝廷發布大赦令，李白纔在中途白帝城獲釋。回到江夏，他又盼望朝廷起用，認為「今聖朝已捨季布，當徵賈生」（《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》），請江夏太守韋良宰回朝時不要忘了推薦自己。經歷大災難後的李白，仍在為國事擔憂，還想為祖國出力。可是朝廷並不需要他，他在江夏等了幾個月，毫無消息，便懊喪地回到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與宗夫人團聚。後又重遊宣城等地，但他報效祖國的熱情並未消退，上元二年（七六一），當他聽說太尉李光弼出鎮臨淮時，六十

一歲高齡的李白還毅然從軍，希望發揮鉛刀一割之用。不幸因病而半途折回，次年冬天病逝當塗（在今安徽省）。「大鵬飛兮振八裔，中天摧兮力不濟」（《臨終歌》），他為自己的理想未能實現而抱恨終身！

李白一生的思想是複雜的。他仰慕魯仲連，有任俠仗義的思想；喜歡遊說諸侯，談論王霸之道，有縱橫家的思想；經常求仙訪道，有道教思想；有時又蔑視功名富貴，追求自由解放，深受莊子影響。但他一生的主導思想却是積極用世，像范蠡、張良那樣，為社稷、蒼生做一番事業，然後功成身退，為此他一生奮鬥，至死不渝。儘管李白可能實際上並沒有政治家治理天下的才能，但他這種政治抱負和報國熱情還是很可貴的。

（三）

李白所處的時代，是唐王朝發展到全盛、同時又轉向衰落的轉折時期。李白現存的近千首詩歌和六十餘篇賦表書序等各類文章，典型地表現了這個時代的特徵。他的作品是盛唐氣象的傑出代表，同時又反映了盛唐氣象背後隱藏的危機以及危機爆發後的悲劇。

盛唐氣象體現在李白作品中首先是富有強烈的積極向上精神。盛唐時代是帶有浪漫情調、誘人追求的時代，科舉取士和徵召隱士從政的政策，使李白積極追求功業。他對自己的才能充滿自信，一生以大鵬自喻，二十四歲出蜀時寫的《大鵬遇希有鳥賦》（後經改寫題為《大鵬賦》），即以「激三千以崛起，向九萬而迅征」的大鵬形象，表現自己不同凡俗的性格、氣概和抱負。當理想受到挫折時，他仍然高唱「大

鵬一日同風起，扶搖直上九萬里，假令風歇時下來，猶能簸却滄浪水（《上李邕》）。直到臨終時他還自比大鵬，充分顯示了詩人高傲的性格和宏大的氣魄，而這正是盛唐時代孕育出的典型特徵。李白相信自己的才能會有施展的時機。他經常以管仲、張良、諸葛亮、謝安自比，相信能成爲王者師。「余亦南陽子，時爲《梁甫吟》，……願一佐明主，功成還舊林」（《留別王司馬嵩》）。即使初入長安追求功業失敗後，仍堅信「天生我材必有用」（《將進酒》），「長風破浪會有時，直挂雲帆濟滄海」（《行路難》其一），「東山高卧時起來，欲濟蒼生應未晚」（《梁園吟》）。在《古風》其二十六（碧荷生幽泉）、其二十七（燕趙有秀色）、其三十八（孤蘭生幽園）、其四十九（美人生南國）、其五十二（青春流鶯湍）等詩中，詩人都借香草美人爲喻，表達自己希望用世，擔心歲月虛度，老大無成的思想。一旦機會來到，他興高彩烈：「遊說萬乘苦不早，著鞭跨馬涉遠道」（《南陵別兒童入京》），歌頌朝廷「巨海納百川，麟閣多才賢，……恩光照抽薄，雲漢希騰遷」（《金門答蘇秀才》），決心「盡節報明主」（《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》）。當安祿山叛亂、國家有難之時，他認爲「苟無濟代心，獨善亦何益」（《贈韋祕書子春》），毅然從軍，表示要「齊心戴朝恩，不惜微軀捐」，目的是「誓欲清幽燕」，「所冀旄頭滅」（《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》）。他對平定叛亂也充滿信心：「但用東山謝安石，爲君談笑靜胡沙。」試借君王玉馬鞭，指揮戎虜坐瓊筵。南風一掃胡塵靜，西入長安到日邊」（《永王東巡歌》）。這種必勝的信念也正是盛唐精神在李白作品中的折射。甚至在報國蒙冤歷遭劫難以後，他積極奮發、建立功業的思想仍在閃光，以致出現暮年從軍的行動，這說明積極用世、奮發向上的精神始終是創作中盛唐氣象的主旋律。

開元盛世國力強大，社會安定，人們常用杜甫的《憶昔》詩來加以說明，其實盛唐氣象在李白的詩賦中被描繪得更充分，更雄偉。如《古風》其四十六寫唐王朝國勢：「一百四十年，國容何赫然！」《君子有所思行》描繪長安形勢：「紫閣連終南，青冥天倪色。憑崖望咸陽，宮闕羅北極。萬井驚畫出，九衢如絃直。渭水銀河清，橫天流不息。朝野盛文物，衣冠何翕絕。厩馬散連山，軍容威絕域。」《明堂賦》鋪叙建築的宏偉，相形之下，秦趙吳楚的阿房、叢臺、姑蘇、章華都不足稱，賦意乃宣揚大唐「列聖之耿光」，最後點出「鎮八荒，通九垓。四門啓兮萬國來」的主題，贊頌大唐鎮服天下的赫赫聲威。《大獵賦》鋪陳開元天子大獵於秦的盛況，真是亘古未有。作品將司馬相如的《子虛賦》、《上林賦》、揚雄的《長楊賦》、《羽獵賦》一筆抹倒，而忽也莫不海晏天空，萬方來同。雖秦皇與漢武兮，復何足以爭雄！」在此，詩人熱情頌揚了遠非秦皇漢武所能企及的盛唐氣象，充滿了時代的自豪感。

抗敵戍邊，為國立功的英雄主義，是盛唐社會的一大風尚。李白有許多詩篇或高歌邊塞戰爭，或祝頌友人建立功業。《塞下曲》六首、《白馬篇》等屬於前者，描寫了「橫行負勇氣，一戰靜妖氛」、「叱咤經百戰，匈奴盡奔逃」的英雄氣概。《送程劉二侍御兼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》、《送族弟綰從軍安西》、《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》、《送白利從金吾重將軍西征》等屬於後者，鼓勵友人英勇殺敵，凱旋而歸。這些詩都體現了昂揚向上的時代風貌。

李白有不少詩篇表現蔑視權貴、否定功名富貴的思想。《大鵬賦》中蔑視那些「誇金衣與菊裳」、「耀彩質與錦章」的黃鶴、玄鳳之類仙禽神鳥，顯然是鄙視現實社會權貴的形象描繪。而《夢遊天姥吟留別》

說：「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，使我不得開心顏！」《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》又說：「嚴陵高揖漢天子，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。達亦不足貴，窮亦不足悲。」更明確表示出詩人不願在權貴面前卑躬屈膝，強調獨立人格和追求自由生活的倔強性格。功名富貴本是封建社會一般士子追求的目標，但李白却說：「鐘鼓饌玉不足貴，但願長醉不復醒」，《將進酒》、「功名富貴若長在，漢水亦應西北流」，《江上吟》。當然，有些詩是失意後的牢騷，但李白對功業的執着追求確實不是爲了牟取富貴，而主要是爲了要替社稷、蒼生做一番事業。李白的這些詩也體現了盛唐氣象的另一個側面。

李白熱愛祖國山川，一生寫了許多山水詩。有些詩描繪祖國山河的壯麗雄偉，表現陽剛之美。如廬山的飛瀑，蜀道的奇險，《西岳雲臺歌送丹丘子》中籠罩着神話氣氛的華山，《將進酒》、《公無渡河》中奔騰咆哮的黃河，《關山月》的蒼茫天山，《橫江詞》的長江風浪，都寫得驚心動魄，表現了詩人的豪情壯志和廣闊胸懷，反映了追求自由反對羈絆的鮮明性格。此外，李白還有不少詩篇描繪大自然的明媚秀麗，表現出一種陰柔之美。如《渡荆門送別》的「月下飛天鏡，雲生結海樓」，《夜下征虜亭》的「山花如綉頰，江火似流螢」，《尋雍尊師隱居》的「花暖青牛卧，松高白鶴眠」，《秋登宣城謝朓北樓》的「兩水夾明鏡，雙橋落彩虹」，《清溪行》的「人行明鏡中，鳥度屏風裏」等等，這些景色描寫充滿健康明朗的氣息，體現了盛唐時代特有的安怡、寧靜、和諧的氣氛。同時也反映了詩人對光明的憧憬。他特別愛用具有透明意象的詞寫景，諸如碧山、綠水、白玉、明月等，在他的詩中幾乎俯拾即是。尤其是對明月，李白在詩中吟誦最多。早在童年時代就愛月，《古朗月行》中憶道：「小時不識月，呼作白玉盤，又疑瑤臺鏡，飛在青雲端。」

離開蜀中時，他曾激動地寫下《峨眉山月歌》，客中思念故鄉亦由「床前明月光」觸發，說明李白秉性就向往光明晶瑩的事物。謝朓寫了「澄江淨如練」那樣明麗「清發」的詩句，使李白一生仰慕不已。詩人這種對光明的歌唱，也正是盛唐時代精神的一種表現。

李白筆下的社會生活是安定美好的。《贈徐安宜》詩曰：「浮人若雲歸，耕種滿郊岐。川光淨麥隴，日色明桑枝。……青橙拂戶牖，白水流園池。」一片豐收景象，農民安居樂業。《魯東門觀刈蒲》寫農民割蒲勞動，《秋浦歌》中寫採菱女、冶煉工人、漁民的勞動生活，都充滿歡樂、輕鬆的氣氛，這也是盛唐時代社會安定的反映。

但盛唐時代也有弊政，有許多不合理的現象。而我們所說李白詩歌的盛唐氣象，不僅體現在肯定和追求光明的東西，同時也包括對社會陰暗面的批判。早在開元年間初入長安時，李白在《古風》其二十四（大車揚飛塵）中就揭露宦官、鬪雞徒驕橫跋扈的囂張氣焰。在《行路難》等詩中，又抒發了賢路阻塞、有志之士找不到出路的苦悶。《梁甫吟》描繪了君王被雷公、玉女、閹者等小人所包圍，有才能的人投身無門，見不到明主的現實。《古風》其十八（天津三月時）則揭露貴族官僚的驕奢淫逸生活。玄宗後期，李林甫、楊國忠相繼為宰相，任用私黨，排擠打擊賢能之士，李白寫了許多詩歌揭露「珠玉買歌笑，糟糠養賢才」（《古風》其十五）、「梧桐巢燕雀，枳棘棲鸞鷟」（《古風》其三十九）、「雞聚族以爭食，鳳孤飛而無鄰；蠓螟嘲龍，魚目混珍；嫫母衣錦，西施負薪」（《鳴皋歌送岑徵君》）的不合理現實，表現了詩人極大的憤慨。這些詩所表達的權貴當道、無功受祿，英才見棄、明珠沉淵的思想，同樣體現了盛唐時期人們要

求以才能功業平等取得功名的理想。

天寶五載（七四六），奸相李林甫陷害韋堅，李白的好友崔成甫受到牽累，被貶湘陰。同時李林甫還迫害左相李適之，杖殺李邕、裴敦復等正直之士，政治愈趨黑暗，危機日漸加深，李白在《古風》其五十一中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唐玄宗，把他比作殷紂王、楚懷王那樣的昏君，把被李林甫陷害的李適之、崔成甫等人比作古代忠良賢臣比干和屈原：「殷后亂天紀，楚懷亦已昏。夷羊滿中野，菖葦盈高門。比干諫而死，屈平竄湘源……。」在《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》詩中，對李邕、裴敦復的無辜被殺深感痛心，並憤怒譴責哥舒翰之流不惜用數十萬士兵的鮮血來換取紫袍，而正直之士却「萬言不直一杯水」，憤激之情溢於言表。後來詩人還在《澤畔吟序》中為崔成甫的遭遇鳴不平，追叙了當年李林甫陷害韋堅案件牽連數十人的恐怖氣氛。

天寶後期的唐王朝已危機四伏，山雨欲來，楊國忠為邀功而發動的兩次對南詔的戰爭，都以數十萬人全軍覆沒而告終，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。李白在《古風》其三十四（羽檄如流星）、《書懷贈南陵常贊府》等詩中對此都進行了抨擊。然而玄宗對社會危機却毫無覺察，還一味向往神仙，追求長生不老，李白在《古風》其三（秦王掃六合）、其四十八（秦王按寶劍）、其四十三（周穆八荒意）等詩中，通過歷史題材，借古喻今，作了委婉的諷諭。詩人是十分敏感的。他已意識到唐王朝即將從繁盛的高峯跌落下來，在《古風》其五十三（戰國何紛紛）、《遠別離》等詩中向玄宗提出警告：「姦臣欲竊位，樹黨自成羣！」「君失臣兮龍為魚，權歸臣兮鼠變虎！」他的《遠別離》詩則籠罩着一種陰暗淒涼的氣氛，象徵着唐王朝的衰

落，詩人對這種景象表示了深深的憂慮。這已是「盛唐氣象」的餘蘊了。

李白對人民的艱苦生活和不幸遭遇非常關心和同情。他的《丁都護歌》反映繻夫的繁重勞動，詩人與他們同聲悲歎；《宿五松山下荀媪家》描寫農家艱苦生活和殷勤招待，使詩人感動得「三謝不能餐」。《北風行》叙寫幽州思婦在丈夫出征戰死後的劇烈悲痛，詩人爲之極力呼號。此外，李白還寫了許多同情婦女的詩篇，如《長干行》寫丈夫遠出不歸，《白頭吟》寫遭丈夫遺棄，《玉階怨》寫宮女的寂寞淒涼等等，都有普遍的社會意義。安史之亂中，廣大人民慘遭屠殺，李白寫了許多詩篇反映人民的災難。如《扶風豪士歌》：「洛陽三月飛胡沙，洛陽城中人怨嗟。天津流水波赤血，白骨相撐如亂麻！」他憤懣地大聲責問：「白骨成丘山，蒼生竟何罪！」《贈江夏韋太守良宰》他在《贈張相鎬二首》其二詩中說：「誓欲斬鯨鯢，澄清洛陽水！」充分表現了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深切感情。這又是盛唐時代培育的健康的出自肺腑的真摯感情，毫無造作之態。

總之，李白的詩歌從各個不同的側面表現了盛唐氣象，反映了唐王朝由鼎盛到衰落時期各個方面的社會生活，至今仍有可貴的認識意義。

當然，李白詩歌中也存在不健康的消極因素，如不少作品宣揚人生如夢，主張及時行樂，還有不少作品描寫求仙學道、煉丹服藥。不過這些消極因素也是時代矛盾的反映，我們應當聯繫時代作具體分析。例如李白的許多遊仙詩，多因政治上遭受挫折，自歎人生坎坷，不能實現濟蒼生的理想，因而以此作爲排洩抑鬱心情的方法，亦即《楚辭·遠遊》所說的「悲時俗之迫厄兮，願輕舉而遠遊」之意。而他在